鍾惺集/30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十九 ◄

鍾惺集
卷三十

► 卷三十一

卷三十·論又二（史二）

漢高帝

其一

取天下者，在得其大勢，不在戰守之勝敗得失也。如奕者然，妙處不過數著，全局在我，而小小利鈍不計焉。項羽殺義帝，漢擊之；雖使楚破漢於睢水可也。項王怨黥布，漢得使隨何說降之；雖使楚擊破布可也。此楚讓漢妙著也。漢王不得王關中，封於蜀，燒所過棧道，以齊王田榮反書遺項王，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；雖使楚奪漢關中可也。彭越反梁地，往來苦楚兵，絕其糧食；雖使楚擊破越可也。此漢自得妙著也。楚方自賀戰勝，而不知漢有天下之局，已定於此數著矣。

妙著有數端焉：我與敵之所共，敵失之而我得之者，曰先著；我發之於此，而敵不得備之於彼者，曰警著；敵備之於此，而我引之於彼，使不得至此者，曰松著；我與敵俱不得與，傍出而中起之，敵所不利，即為我所利者，曰應著；我不求勝，而不可敗，而卒以此取勝者，曰穩著。取天下之勢，不越此數端而已。

又

帝王初興，其智勇盡取之臣下，又皆其故等夷，必有一種意外舉措，先制其命、奪其魄，使不敢動，而後能為吾用。高祖至修武，自稱漢使者，入張耳、韓信壁而奪之軍。至定陶，馳入韓信壁奪其軍。此時已弄信於掌股之上矣。駕馭籠蓋，寓於玩戲之中，足以逆折其邪萌，而消之於未然。韓信不入蒯通之說而不反，非不欲反也，知其反之無能為也。知反之無能為，而又負反名，信豈肯為之乎？善乎信之言曰：「陛下不善將兵，而善將將。」此心服之言也。高祖自謂不如留侯、蕭何、韓信，而又曰：「此三人皆人傑也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。」二語殊占地步，非謙遜歸功臣下之言，正自明其能驅策智勇，出三人上耳。

封王子弟，至吳王濞，撫之曰：「漢後五十年，東南有反者，豈若耶？」屬呂后後事曰：「安劉氏者必勃也。」此從何處看出？悍王、驕后，當亦骨驚。文帝勞軍至灞上，曰：「如兒戲耳。」則二將伎倆，已落其胸中、眼中久矣。帝王識量與臣下不同，屈策屈力，豈待其反而後制之哉？

又

高帝終不以戚姬故廢嫡立愛，明知有人彘之虐、諸呂之禍，而聽後人為之。所不肯作法於涼，不獨開國遠慮，亦自是丈夫氣。然呂雉老狐，不得用武帝處鉤弋夫人法處之，為千古恨耳。

高帝病，呂后問：「百歲後蕭相國死，誰可代之？」次曹參，次王陵，次陳平，次周勃。此數人者，呂后瞑目屈指中數之熟矣。窮究到底，正觀其用人次第分數何如。其意不在劉氏，而觀其何以備呂氏也。不待其詞之畢，而帝已見其肺肝矣。問至周勃，漢之人數已窮，而復問其次，尤為狠毒。上亦寒心，而曰：「此後亦非而所知也。」一語恨甚。此時發付，隻得如此。然上亦知呂后之老、諸呂之庸，而平、勃諸人辦之有餘。知平、勃諸人之足以辦諸呂，又何必除一呂后，以為開國綱常之累哉？上之言曰：「王陵可，然陵少戇，陳平可以助之。陳平智有餘，然難以獨任，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劉氏者必勃也。」其一片苦心，如醫之量藥，剛柔佐使，毫厘不差。而低欲顧步，長慮深思，尤於「然安劉氏者必勃也」一「然」字中見之。處分如此，則帝亦何有於諸呂也？

蘇軾謂「不去呂后，為惠帝計。如家有主母，而豪奴悍僕不敢與弱子抗。」當時韓、彭已死，其將以蕭、曹、平、勃為豪奴悍僕乎？似亦不倫之甚矣。且自蕭、曹、平、勃輩而下，其能為豪且悍者誰也？漢之不必除呂后，正以有平、勃輩在耳。他日呂后欲王諸

呂，問於平、勃，平、勃順旨，蓋諸呂伎倆業已看定算定，知他日之必能制其命，時不可爭，不得不為此養晦行巽之道，以為所欲為耳。然其際亦危矣！

蕭相國

蕭相國，樸忠人也。明於國家大計，而智不暇及身。守關中，上使使勞苦丞相，賴鮑生言遣子弟之軍而悟；使使益封，置衛衛之，賴召平言出家財佐軍而悟；上擊黥布，使使問「相國何為」，益逼矣，賴客教以買田地自汙而悟；至上且喜，令其自謝民，乃為民請苑，自媚於民，益犯上所忌，又若與其買田自汙之計相反者，所以上一旦係之不疑。王衛尉之說，猶未能使上釋然。雖使使出相國，帝猶不懌。相國徒跣謝，上曰：「我不許，我不過為桀、紂主，而相國為賢相。」明其德歸己而過歸君，其忌尚在也。而相國猶若不知，稍知自為者若是乎？其得免者幸矣。故曰蕭相國樸忠人也。若曹參則藏身甚妙，然術彌工而心彌苦矣。

留侯

留侯一生作用，著著在事外，步步在人先。其學問操放，全在用人。立韓後則用項梁；謝羽鴻門則用項伯，用樊噲；欲楚之勿西憂漢則用田榮反書；捐關東以破楚，則用黥布，用彭越，用韓信；定太子則用四皓；而其大者，在全用沛公。故子房用漢，非為漢用者也。

為韓報仇，是其用漢主意。博浪之椎，非輕於一試也，以為如是而可以報韓仇，則亦不必用漢。用漢非得已也。不得已而用漢，又肯使漢得以功臣待之乎？故為韓報仇，子房自道出，非漢君臣能知之也。曷為欲使漢知其為韓報仇也？恐漢得以功臣待之也。漢不得以功臣待之，而後可免於何之囚、參之醉、平之汙、信、越之族。子房於此不無戒心矣。故曰：非得已也。使為韓報仇一語，子房不自道出，豈惟漢君臣不知，即司馬遷亦不得而知之也。

陸賈

陸賈，蓋子房之流，英雄有道術，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。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。凡漢定天下之事，若何之守，參與勃之戰，良、平之智，信、越之勇，賈皆無聞焉。及漢有天下，可以無所用賈矣，賈乃起而有為。其一說尉佗，為漢服遠人；其一奏《新語》，為

漢開文治；而其大者，乃在聯將相之交，用平、勃以誅諸呂，為漢克復舊物，功在社稷。察其動靜顯藏，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，乃為賈奮身揆策之始。意不能無所為，而又不欲為諸臣之所已為。其有所不為也，不獨養其純氣，留其全力，以標其獨能而已；抑亦置其身於諸功臣之外，使漢不得有所加，以預為自全之地。而其起而有為也，則事必擇其大，時必待其可，功必度其成。諸功臣身名俱亨，策力兩窮，而徐以一辨士收之。則陸生之所以為陸生者，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。

天下已定，女主臨朝，欲王諸呂，畏諸大臣有口者。陸生自度不能爭之，乃病免家居。使陸生而與之爭，則其為陸生也，亦淺矣。買田分金，飲食歌舞，藏身袖手於樂生娛老之中，而誅呂安劉始末，業有全局於胸中矣。當其時，非惟呂氏之人不知，即劉氏之人亦不知也。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，然後可以惟吾所為而莫之礙。當其時，智如陳平，燕居深念，計無所出；而不知深心妙用，陸生之部署久矣。

善哉乎，「將相和調則權不分」，千古謀國名言！身為侯鯖，不出杯杓筐篚之內，而已默制諸呂之命。布局寬而當機緊，用力輕而取道捷，功歸平、勃，而仍以辨士自了，有功臣之實，而始終於辨士之名。其薄於食其報者，正厚於托其身者也。陸生竟以壽終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，蓋亦難其人矣。觀其進退取舍，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。不然，使粵之功，止可當一婁敬；《新語》之奏，止可當一叔孫通。其誅呂安劉及自全之妙，作用機權，非子房莫能與於此也。

衛青

衛青以奴虜為外戚，能以邊功自奮，稱大將軍。使史家不入《外戚》，特為立傳，亦英雄也。武帝，雄主也。以皇后故貴青有之，然其時開邊多事，信賞罰，明功罪，使恩澤無故加於外戚，不足以驅策智勇，亦帝之所內諱。而青自以邊功為大將軍，代為帝出脫私外戚之名與跡，尤帝之所心醉也。

封青三子，青固辭，曰：「臣幸得待罪行間，賴陛下神靈，軍大捷，皆諸校尉力戰之功也。陛下幸已益封臣青。臣青子在繈褓，未有勤勞，上幸列地封為三侯，非臣待罪行間所以勸士力戰之意也。」及不敢薦士，以招賢絀不肖之柄歸之人主，有識有體，有機權，有情實，似從學問世務中出，非獨奴虜所難，恐功臣中亦鮮有及此者。獲上收眾，道俱不出此。及蘇建亡軍歸，或言當斬，或言當赦，青具歸天子，天子自裁之，示不敢專。處分折衷，出諸將士之上，稱大將軍，不虛耳。處盛滿之術固應如是。

而是歲霍去病適以材見幸，日進用，為驃騎將軍，大將軍漸退。使青不早為自處之地，後將何以收局乎？青於盛衰消息之際，似有所見者，亦知幾人也。

江充

漢初定天下，洞疑臣下，欲鉤其陰，故重告變之法，賁赫輩以此封侯。武帝雄察之主，承之不改。而一種陰賊小人，如江充者乘之。始以逃死，終以規利。用之趙太子而效，用之貴戚而效，用之公主而效，所謂「取必於萬乘，以報私怨，後雖烹醢，計猶不悔」，是此輩所以安身立命者也。氣盛計酬，志高機熟，騎虎難下，操刀必割。無已而用之皇太子。用之皇太子，是亦不可以已乎？曰：非也。上以是用充，充非此無以自固於上。用之皇太子，充盡頭一著已托出無餘，充雖強黠，恐亦莫能自必。然上猶曰：「人臣當如是矣。」充何憚而不用之皇太子，以博上此一語哉？獸窮鳥困，不得不出於巫蠱一事，以為僥幸自出之途。而雄察之主，至以社稷之重、骨肉之親，供其用而不之悔。「開國承家，小人勿用」，此之謂也。

然充以其術亂趙，先充死而收其父兄棄市者，趙也。又以其術亂漢，後充死而夷三族者，漢也。雖不足盡其辜，天處賊奴亦快哉！

卜式

卜式，以奇取人者也。奇之為用，在乘其急而捷得之。一不得，則興盡而意改，故其道難於持久。今式輸家之半助邊，不願官職，不願報冤，奇矣！數歲不報而田牧如故也，持錢二千萬給徙民如故也，外繇四百人盡復予縣官如故也，為郎而牧羊如故也，御史大夫之爵使人主自予之，而己若無所取焉。故古今善出錢買官者，未有如式者也。不難於奇，難於其奇而能持久。

公孫弘，鐵人也，駁之曰：「此非人情。不軌之臣，不可以為化而亂法。願陛下勿許。」然卒不能出式彀中。式之強忍，出弘上遠矣。至已得御史大夫，而持論駁鹽鐵船算，欲烹弘羊，置身於諸利臣之外而出其上。一生交狙，以持正終，何其工也！觀其操放進退，蓋得老氏之術而用之者也。

平準

平準之法，是武帝理財盡頭之想、最後之著，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，而救告緡之禍。所謂窮而變、變而通，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。

何也？文、景殷富，而武帝以喜功生事，化而為虛耗之世：鬻爵鬻罪，而鬻爵鬻罪不效也；鹽鐵，而鹽鐵不效也；鑄錢製皮幣，而錢幣不效也；酎金，而酎金不效也；風示百姓分財助縣官，而分財不效也；募徙民，而徙民不效也。非惟不效而已矣，而又曰「選舉陵遲，廉恥相冒」；曰「吏道雜而多端，官職耗廢」；曰「見知之法生」，「窮治之獄用」；曰「縣官大空」，「而富商大賈或祼財役貧」；曰「公卿大夫諂諛取容」。一篇之中，三致意焉。則形已見而勢已窮矣。至於告緡之令下，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，天下囂然喪其樂生之心。不思以解之，且求為秦之季世而不可得矣。

桑弘羊晚出，乃始為平準之法，籠天下財物歸於縣官而相灌輸，貴即賣之，賤即買之，富商大賈無所牟大利，則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踴。雖所謂「不加賦而天下用饒」，是利臣籠絡人主之語，而賞賜帛百餘萬匹、金錢巨萬計，皆取足大農，不復告緡。不復告緡，此即平準之效也。

或曰：是又以天子而同於負販矣。以天子而同於負販，不猶愈於以天子而同於盜與兵乎？且告緡之禍可以亡，平準，非救窮，以救亡也。故曰：平準者，所以代一切興利之事，而救告緡之禍，其道不得不出於此者也。

其道不得不出於此，然則史遂無說乎？曰惡得無譏？漢文、景之天下，何以遂化為武帝之天下也？睹時觀變，史蓋有深悲焉。非悲平準也，悲其所以不得不出於平準之故也。

貨殖

貨殖之說，昉於子貢，其來歷已不同矣。就中有至理，有妙用，有深心。今讀其文，而天時地理人事之變如指諸掌。其本末經權，蓋必有管、商之才，而又出之以黃、老之學者也。

今其言曰：「善者因之，其次利道之，其次教誨之，其次整齊之，最下者與之爭。」又曰：「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邪？」又曰：「貧富之道，莫之奪予，而巧者有餘，拙者不足。」又曰：「君子富，好行其德。」又曰：「善治生者，能擇人而任時。」又曰：

「此皆誠壹之所致。」是何等本領！首引范蠡修備知物之說，以為「計然之策七，越用其五而得意。既已施於國，欲用之家」，此《貨殖傳》大意也。而其通篇歸重處，又借白圭一段議論作用發之。

白圭之言曰：「吾治生產，猶伊尹、呂尚之謀，孫、吳用兵，商鞅行法是也。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，勇不足以決斷，仁不能以取予，強不能有所守，雖欲學吾術，終不告之矣。」讀此便知貨殖非細事，貨殖之人非庸人。故曰「請略道當世賢人所以富者」，而以卓、任諸人實之，皆一時奇士，體用足以經國，不試於時而小用之。太史公借以寫其胸中實用，又以補《平準書》之所未備耳。其意若謂《平準書》中一切言利之人、興利之事，究竟於國計無裨，皆所謂「最下者與之爭」，而足國生財自有利道、教誨、整齊之理，俱可於《貨殖傳》悟而得之。

今觀《平準》言利，漸向剝削；《貨殖》言利，漸向條理。故曰：《貨殖》者，所以補《平準》之所未備也。蓋從學問世故中淹透出來，將治身治國與貨殖之道不分作二事，方有此文。大抵凡事見得深者，看貨殖亦深；見得淺者，看治身治國亦淺。古人作一事，作一文，皆有原委。乃云司馬遷遭腐刑，家貧不能自贖，而發憤於此，何其以細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！

〈（沈刻《隱秀軒集・文列集・論又二》止此）〉